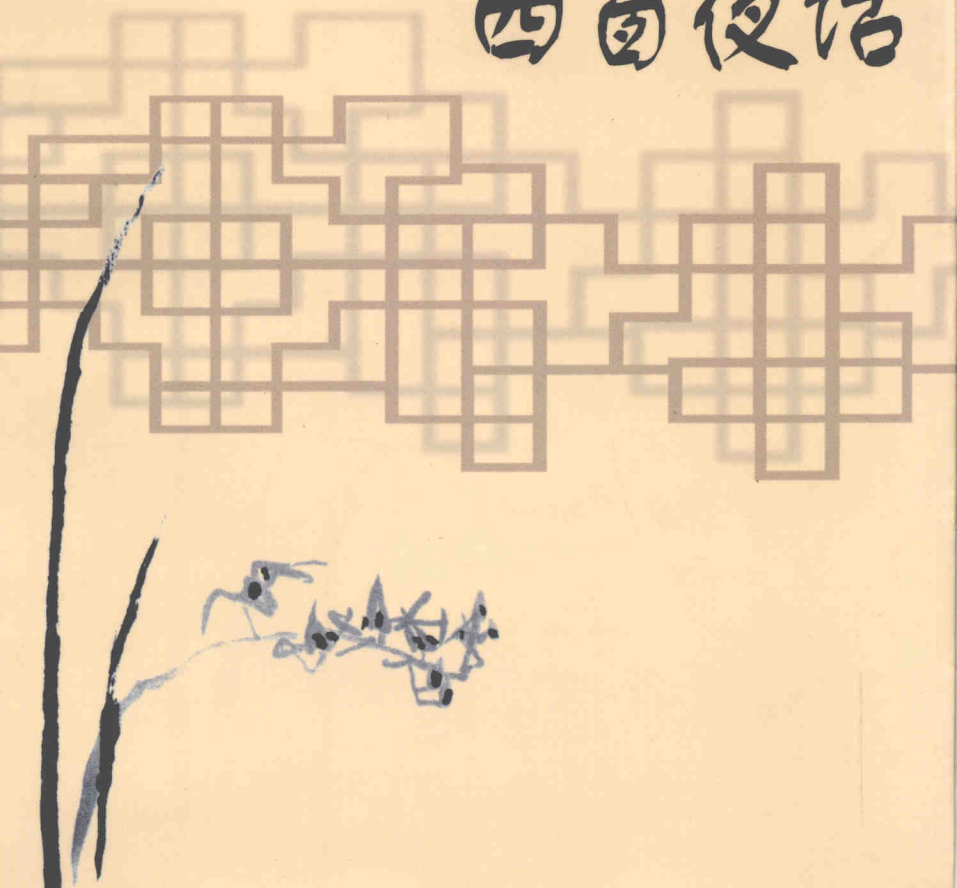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李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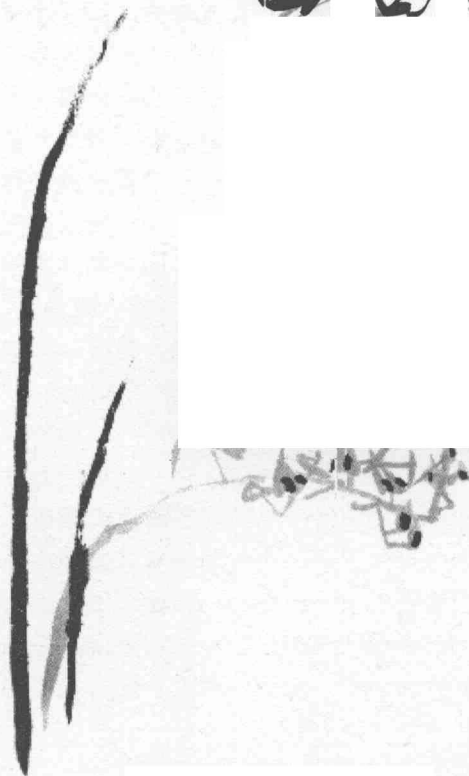
西窗夜话



李克因

北京出版社

西窗夜话



目 录

圣人与贵人杂俎	(1)
如果孔夫子重游聚星亭	(4)
孟子见齐宣王	(6)
汉光武的聪明处	(8)
魏延之冤与史官之难	(11)
陈寿为诸葛武侯立言	(15)
马孟起孟浪而起	(18)
大英雄鲁子敬	(21)
咏“黄鹤”诗想祢正平	(24)
再为黄盖请功	(27)
身在曹营	(30)
五虎上将中的赵云	(32)
“跨有荆、益”三步棋	(34)
实现一半的《隆中对》	(37)
“龙盘虎踞”谁说的?	(40)
甘露渡	(43)
寻找白帝城	(45)
水泊梁山头领的来历	(47)
梁山泊的知识分子	(51)
水泊梁山家属区	(53)
我看梁山餐饮业	(55)
倘若牛二当上大亨	(57)

英雄久困江湖老	(60)
遥想贾母当年	(62)
何以敢动这笔钱	(65)
贾雨村的“临门一脚”	(67)
嬷嬷的喜怒哀乐	(69)
“玩儿”和帮闲者流	(72)
大观园里的语言	(74)
咸阳塬上看茂陵	(76)
贾桂不会老是站着	(78)
“一衣带水”和潘美、潘仁美	(80)
崇儒祠中所思	(82)
雄关如铁	(84)
“备鸡黍”闲话	(86)
夜泊江州偶思	(88)
杜鹃花开的时候	(91)
细雨潼关道	(96)
大关断想	(100)
烟波桃柳白公堤	(105)
且说南京的京戏院	(109)
四合院的变迁	(116)
微观“四合”	(122)
北京采风录	(124)
室猎小记	(134)
名片	(136)
先生与后学	(140)
西席	(142)
名与号的纠葛	(144)

答客问——李子论道	(147)
介寿堂两去处	(150)
一部案头书的由来	(152)
好快刀!	(155)
喝彩的艺术和艺术的喝彩	(157)
“干吗”非“干嘛”不可	(160)
“知名度”	(162)
哭的艺术	(164)
黄骠马	(166)
客气话的错位	(168)
妙哉“机遇”	(171)
“兜”的难与易	(174)
失眠大王的反思	(176)
养气与制怒	(178)
病齿禅	(180)
说“老太爷”	(185)
“老寿星”之我见	(187)
发昏的蛋	(189)
文章·架子·御笔	(192)
话说“脑袋瓜子”	(195)
“您”的闲话	(198)
包包的变迁	(200)
说“谏”	(203)
“谏”中有艺术	(205)
善哉“酌量”	(207)
话说“少不读”和“老不读”	(209)
静之惧	(211)
“仁寿智乐”之我见	(213)

草台和科班	(216)
我宣布	(218)
童趣	(221)
小方不叫累	(224)
我偷偷喝了一口酒	(227)
兜风	(233)
张三爷“训腿”启示录	(236)
初学 freshman 及以后	(238)
观前三店记	(242)
长沟帮火烧杂说	(247)
缘份	(250)
茶糕世家	(252)
“米粉”与“粉干”	(255)
粗犷的泡馍	(257)
秦淮寻面记	(259)
夜宿雕花楼	(264)
说“烩”	(268)
京味杂俎	(270)
“一卖”云云	(272)
风筝误	(274)
“烤白薯哎，真热乎！”	(276)
烧饼果子	(278)
诀窍	(280)
豆汁记	(283)
“劳驾”和“借光”	(286)
“庖厨”内外与美食家	(288)
蛋话	(290)

瓜果盈市	(292)
江心洲的苞芦	(294)
腌菜上市	(296)
鸡头·鸡脯·鸡臀	(298)
油条闲话	(300)
“风味”流失探微	(302)
老头老太，上街买菜	(305)
“歪瓜裂萝卜”说	(308)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310)
苏州的“书卷气”	(313)
古山海镇	(315)
小店	(317)
平江府古井	(319)
蒹花琐记	(321)
盈盈仙客来	(323)
罗汉松之恋	(325)
太湖三山岛小志	(327)
桂花雪	(330)
北京有个“八卦李”	(333)
诗人旅游家	(335)
李、杜的穷旅游	(337)
“富旅游”	(339)
后记	(341)

圣人与贵人杂俎

能登上人类思想道德的峰巅，极目天下而收之于怀抱，先知先觉，尽得世事兴衰进退之妙，为凡夫俗子所服膺进而顶礼膜拜者，咸尊之为“圣人”。据云圣人至为难得，大抵数百年甚至越千年才能出一位，或凭长时间竟一个出不了也未可知。天下事本极难说，故虽有明知其难却仍不乏求为圣人者，最终或归于失败，或中途知难而退。但“人往高处走”的本性殊不可泯，故仍一如楚霸王之学书不成学剑，学剑必学“万人敌”的志气，求为圣人不得而从仕，仕途不得意则转而经商，经商必当大老板。不成圣人而成贵人，亦足以令凡夫俗子围着团团转，享受圣人所万难享受的福气。至于在精神物质享受上，能为天下先自不在话下；由于腰粗嘴大，百无顾忌，敢为天下先者也殊不少见。

孔仲尼虽必然学习并研究了至少自西周建立以来近四百年的学术积累，但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整套见解则是创造性的、反潮流的，因而又必然是敢为天下先的勇士，推行起来也就不可能顺当。他周游列国，宣扬的观点都遭到冷遇、拒绝，更得不到一个能够推行其主张的官职。“春秋无义战”。在那为谋求霸业而不惜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时代，提倡“仁者爱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何能使身居高位、手握重柄的大人物动心？巫婆、神汉、行蛊者、望气人到处吃香的时候，

放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怪、力、乱、神”的事从来“不语”，也实在是不合时宜，连老百姓都不一定赞成，又哪里能行得通？

尽管孔仲尼的思想总被说成是为巩固贵族统治服务的，但大概是拍马拍在了马腿上，在诸侯王跟前不但不讨喜，且经常受穷，甚至绝粮挨饿。他老的吃香是在几百年以后。有正邪二途。有的认真用于修身、齐家、治学、从政，有的则把他老封为神，尊为王，当成麻醉药迷人或用做大棒子打人。然后又被贬得一钱不值，扔进垃圾堆。摆弄来摆弄去，倏尔两千年有奇。现在有了个可以讨论的环境，说法也已不少，专家们正向纵深处研究，看来确是个深邃复杂、博而又精的问题。就我辈普通人来说，既然一直置身于这位太老师施加的影响之中，自也应有个态度。窃以为参照他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想，凭个人感受自由认定较为妥当。不必多举，只以《论语》所记开篇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能提出来便是圣人，如能身体力行则是大圣人，加上他老望着滔滔大河的浩叹：“逝者如斯夫”。如确实发自内心，就应是特大圣人了。此前有谁曾把社会、人生看得这么澈、对己如此勤加勉励呢？

圣人是领天下先的。立圣人之业是大有志气的事。但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而且要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并敢于冒为天下先可能遭遇的风险。所以能得个中已经很了不起，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但这毕竟是个不能期其必成而且大苦的差使，而当此百业待兴的时代，大展宏图的机会正多，固不必非圣人之业莫办，于是更多的有志之士选择了商企之路，而且果然一些人取得了非凡成功，群星升起，老总腾飞，随之而来的是一间间生机勃勃的企业，和一个个大大小小彩色斑斓神秘世界。

贵人之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同样需要能为和敢为天下先

的胆识和魄力。这里且不谈日常的经营运作而稍稍接触一下它的另一面。现在搞商业不一递红包开不了张，不吃大酒店泡夜总会谈不成业务，不摸准人头致送回扣一切得不到落实。这些已用不着遮遮掩掩加上“据说”二字，而是普遍尽人皆知的活生生现实，一种已被认为是正常运营过程中不可或缺环节，对此表示异议必定要被讥为典型的傻瓜了，而在十几二十年前，这都是具有争议的敏感问题。多少人为吃不吃一顿便饭或送不送一点小意思而心怀惴惴。那时的“三令五申”确实有其震慑力量。然而忽然，夸大一点说就在一夜之间，禁区被突破，有关的令和申都成了他们不屑一顾的空文，而买卖，正儿八经就该从这里开始。据说市场经济拒绝那种干预。

不论哪一点上的突破，尽管都有人在“谋”，但实行起来都不是群体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士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接着噼哩拍啦飞速形成气候，再也无妨。所以一切走贵人道路取得成功并决心过贵人生活的，坐“大奔”也罢，夜总会里泡妞也罢，置超豪华别墅也罢，包二奶也罢，千万不要忘记为此开风气之先的那位勇士。一定意义上讲，他是您所在贵人群体中先知先觉的“圣人”呢。而再臆想一下，仲尼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凡事是否也会通融一下呢。

1999年8月21日香港《大公报》

如果孔夫子重游聚星亭

在古代文人里，风头最健的莫过于孔老夫子了。诸子百家，惟此公独领风骚几千年。春秋时鲁哀公建孔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成一统。他长期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大凡县治以上城市均有夫子庙或孔庙之设。

这里且说说南京夫子庙前的聚星亭。亭初建于明万历年间，几经兴废后最近重修，做为文物保护单位。时代变迁，重修自难悉依万历旧制。今日聚星亭，就用玻璃取代当年木窗棂；六面栏杆也以水泥代替木材。宝顶以下，更有四重彩色灯串。聚星亭在向现代化发展，而前来参加学术、纪念活动的孔夫子及其高徒们的英灵，头脑是否也会产生变化呢？

在古代他来南京接受祭祀时，想必会偷得半日闲，偕同诸高徒登临钟阜以揽石城形胜。如果今天故地重游，见聚星亭上大放光明，照着缓缓流动的秦淮水和贡院街上崛起的新楼，此老很可能在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慨叹的同时，也自欢喜。逝去的光阴毕竟换来了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貌。由于已没有人给他献“太牢”，奉瓜果，腹饥难忍，而这一带的珍馐美味又如何使他抗拒得了？不免带着众人径入“老正兴”吃绍兴味的炒鳝糊、烧划水等“四大名菜”，来几杯优质“洋河”。反正他历来主张“惟酒无量”，只要不醉到胡说八道的程度就行。然后，去“人人理发厅”理个“叔叔阿姨头”

(倒可以保留长发)，到“百花摄影社”来个彩色合影。兴尽之后，不免派子路赶到售票处运作一番，弄张当夜软卧，回曲阜。

那位甘于一簞食、一瓢饮的颜回可能按捺不住了：“回也不敏，敢以数语陈于夫子之前。昔者，夫子曾教诲学生等以‘非礼勿’计十有六字，今忘之乎？”

我想，此老会捻须莞尔，徐谓：“大哉问！然则，温故而知新，不亦宜乎？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过则毋惮改，不亦君子乎？回也，汝亦宜改己之所乐也！”

1984年7月12日《爱国报》

孟子见齐宣王

孟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齐宣王多次接见他，咨询治国平天下的要领。孟子便反复谈他的应行仁政、止兵戈的一贯观点。齐宣王一时倒也没有什么异议。有一次正谈得好，他忽然说：老先生，不行呵，“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说：这没有啥，大王您喜欢财货，如果能推己及人，让百姓也宽裕起来，王天下有何难？齐宣王又说：老先生，还是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说：这也没有啥，大王您喜欢美女，如能推己及人，使内无待嫁怨女，外无光棍孤汉，各得其偶，王天下又有何难？

这位齐宣王倒也诚实，把喜金钱爱美女的毛病向孟子公开。孟子毕竟是头脑清醒敏锐的哲人，立即因势利导，接过话头宣传应关心百姓的思想，又不伤及齐宣王的面子。他所持的观点整体上虽未被齐宣王接受，但交谈是在坦率而又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

本来，“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即便在当时，圣人也不回避这个问题。《诗经》三百篇，首篇《关雎》开头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啾啾鸟语比喻美丽的姑娘与洒脱的君子成为佳偶。多美。有个老头坦诚地说，他在街上碰到美丽的姑娘，总禁不住要看上几眼，“人谁不爱美呢？”他为自己辩解说。在征婚广告上可以看到：

“某男士，英俊文雅，爱好文学，欲求端庄秀丽贤慧的淑女为伴”。他不但外表美，而且精神品位也不低，“爱好文学”；他要以自己这秀外慧中之凤去求貌、德、才兼备的凰。当然是好得很，好极了。

若能做到先贤所倡导的“好色不淫，喜财不吝”，自然更好。这八字也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则的。喜欢美色，但不淫乱；欢迎金钱，但不吝啬。道出了人的本性，又用道德加以规范。

说到金钱，那确实是少不了的。只要合法，多多益善。只有呆子才不欢迎长工资，改善生活。且不说老百姓解决“开门七件事”并争取向温饱、小康挺进少不了钱，就是已经成为富豪的也不见得就此看轻了它，捞钱的欲望无止境，只是他们的坦率程度则往往不如齐宣王。

且不说买卖人的话。就是身为人民勤务员或称“公仆”的，能在财、色问题上具有坚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就可以认为十分可贵。有些人不行。只说这个小汽车，本来是让他用以代步、提高工作效率的，但往往嬗变为身份的标志，享乐的工具，因而规格总是看涨。国产的不满足，要进口的；“皇冠”牌不满足，要“奔驰”、“凌志”以及更为高档的，对车如此热衷，更无需说对“官位”的谋求。

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虽属封建腐朽，也颇值得听一听。如果对财、货、车、色真具有超常欲望的话，应勇敢一些，公开宣布：“本人有疾，本人好车”，“本人有疾，本人好货”，“本人有疾，本人好色”。加强自我监督，就用不着老百姓对此着急操心了。

汉光武的聪明处

如何处理功臣问题，是对历代开国者无一例外的严峻考验，总体来看，成功者少，失败者多。失败，也无非是滥杀滥整。因为刚刚改朝换代，还不致于立即出现安危问题，但其影响肯定是深远的，因为不仅大伤元气，而且深深种下恶根，到一定时候便会结出恶果，说到处理比较得体的，东汉开国者光武帝刘秀称得上个佼佼者。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办，乃是因为各朝代的天下大抵都是在马上用刀枪打下来的，开头一伙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目标一致，呼者为头，逐渐在复杂斗争中产生领袖人物。得了天下面对胜利果实，便需论功行赏，实质上是对这果实进行瓜分。领袖人物拿大头一般没啥说的，以下便要论资排辈，辈高功大者又难免互相攀比计较，而君臣相疑相忌也大抵从此时激化，正所谓“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流血事件迟早要发生。

远古不论。一般认为秦、汉、明、清诸代开国初期对功臣诛杀都很厉害。汉高祖刘邦封大功臣为王，给领地给兵权，其族人之功高势大者更是大大地加封，自然是为了巩固刘氏天下并制约异姓王。但不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不久都被一一诛灭，罪名无它，都是“造反”。是否都是真的如此，很难说，首先已尝到甜头的皇帝总怕这些实力派取其位而代之，疑心特重，动不动就认为他们有反意，加上朝廷特派的常驻官员夸大

虚报情况，极易做出“反形已具”的认定，促朝廷派军征伐。这样原本不反的固不得不反，怕遭到同样命运的诸侯王也可能要加入到这个行列。事态扩大，一时天下大乱。真正要取而代之的也有，是少数。毕竟要“冒天之大不韪”，一般不敢。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对功臣较厚道，建“凌烟阁”悬他们的图像，写他们的功勋，以示永久褒奖之意。宋太祖赵匡胤的手段更为高妙，他把当年共同举事的老哥们请到一起，痛饮一番，叙叙光辉历史，肯定个人的功绩，说咱这江山得来真是不易，各位哥弟吃了那么多辛苦，现在咱们的条件蛮不错了，大家蛮可以纳纳福啦，领兵打仗的事让他们年轻人干去吧。这就是俗话说的“杯酒释兵权”，真是漂亮极了。

通称为“汉光武”的刘秀是西汉的中兴之主。他虽是刘邦嫡嫡亲亲的九世孙，属景帝一支，但龙生九种，种种不同，何况经历了那么多代，到刘秀时已是布衣，祖籍也变成了河南南阳。所以在王莽末期天下大乱、参与群雄争霸时，他并未沾得祖宗多少光，无非打个皇室名义而已。这天下硬是他带着一批不断扩大的铁哥们群体，从头开始，从南阳打到北京以北，折回山东、河南，往复驰驱，历经挫折，算是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岸有了个小局面，先草草在河北高邑登上皇帝位，再打到洛阳，正式定都。此时如何安排与他一起打过来，一只水桶里喝过马尿，一口锅里吃过糟糠的铁哥们的问题，就严峻地摆到了他的面前，处理妥善与否，事关能否继续打江山，进而保江山的大局。

从史料看，这人是满有头脑、很会算计的。他很了解老祖宗给功臣国戚爵权太重带来的不安现实与严重后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只留少数他认为德才兼备的在中枢担任要职，其他也封侯，给食邑，各吃几百户的赋税（那时一户就是个大家族，几百户相当一个小县或大镇了），宽宽绰绰养尊处优，就

是不给兵权。但朝廷需要用兵之时，便又召之使来，要他们带军征伐，得胜回来，论功再加食邑户数，回去纳福。有史家评论说，这个“汉光武此举实在是高，把这个极具敏感性、极为棘手的难题解决得很好，避免了流血，保护了干部。”

舞台上的名剧《打金砖》，演刘秀酒醉把二十八名功臣全部杀掉，称“二十八（星）宿归天”，则大概是小说家言了。刘秀继位曾为开国二十八名功臣在云台绘像以资纪念，世称“云台廿八将”于史有徵。

1998年6月8日香港《大公报》